舊唐書/卷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尉遲敬德　秦叔寶　程知節　段志玄　張公謹 ◄

舊唐書
卷六十九
列傳第十九　侯君集　張亮　薛萬徹

► 王珪　戴胄　岑文本　杜正倫

○侯君集　張亮　薛萬徹 兄萬均　盛彥師　盧祖尚　劉世讓　劉蘭　李君羨等附

侯君集

侯君集，幽州三水人也。性矯飾，好矜誇，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藝，乃以武勇自稱。太宗在藩，引入幕府，數從征伐，累除左虞侯、車騎將軍，封全椒縣子。漸蒙恩遇，參預謀議。建成、元吉之誅也，君集之策居多。太宗即位，遷左衛將軍，以功進封潞國公，賜邑千戶，尋拜右衛大將軍。貞觀四年，遷兵部尚書，參議朝政。時將討吐谷渾伏允，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。九年三月，師次鄯州，君集言於靖曰：「大軍已至，賊虜尚未走險，宜簡精銳，長驅疾進，彼不我虞，必有大利。若此策不行，潛遁必遠，山障為阻，討之實難。」靖然其計，乃簡精銳，輕齎深入。道宗追及伏允之眾於庫山，破之。伏允輕兵入磧，以避官軍。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併入，靖與薛萬均、李大亮趣北路，使侯君集、道宗趣南路。歷破邏真谷，逾漢哭山，經途二千餘里，行空虛之地。盛夏降霜，山多積雪，轉戰過星宿川，至於柏海，頻與虜遇，皆大克獲。北望積玉山，觀河源之所出焉。乃旋師，與李靖會於大非川，平吐谷渾而還。十一年，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，授君集陳州刺史，改封陳國公。明年，拜吏部尚書，進位光祿大夫。君集出自行伍，素無學術，及被任遇，方始讀書。典選舉，定考課，出為將領，入參朝政，並有時譽。

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，太宗徵文泰入朝，而稱疾不至，詔以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。文泰聞王師將起，謂其國人曰：「唐國去此七千里，涉磧闊二千里，地無水草，冬風凍寒，夏風如焚。風之所吹，行人多死，當行百人不能得至，安能致大軍乎？若頓兵於吾城下，二十日食必盡，自然魚潰，乃接而虜之，何足憂也！」及軍至磧口，而文泰卒，其子智盛襲位。君集率兵至柳谷，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，國人咸集。諸將請襲之，君集曰：「不可，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，使吾恭行天罰，今襲人於墟墓之間，非問罪之師也。」於是鼓行而前，攻其田地。賊嬰城自守，君集諭之，不行。先是，大軍之發也，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，悉遣從軍。君集遂刊木填隍，推撞車撞其睥睨，數丈頹穴，拋車石擊其城中，其所當者無不糜碎，或張氈被，用障拋石，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。遂拔之，虜其男女七千餘口，仍進兵圍其都城。智盛窮蹙，致書於君集曰：「有罪於天子者，先王也。天罰所加，身已喪背。智盛襲位未幾，不知所以愆闕，冀尚書哀憐。」君集報曰：「若能悔禍，宜束手軍門。」智盛猶不出，因命士卒填其隍塹，發拋車以攻之。又為十丈高樓，俯視城內，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，皆唱言之，人多入室避石。初，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，有兵至，共為表裡。及聞君集至，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，智盛失援，計無所出，遂開門出降。君集分兵略地，遂平其國，俘智盛及其將吏，刻石紀功而還。君集初破高昌，曾未奏請，輒配沒無罪人，又私取寶物。將士知之，亦競來盜竊，君集恐發其事，不敢制。及京師，有司請推其罪，詔下獄。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為，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，上疏曰：

君集等或位居輔佐，或職惟爪牙，並蒙拔擢，受將帥之任，不能正身奉法，以報陛下之恩。舉措肆情，罪負盈積，實宜繩之刑典，以肅朝倫。但高昌昏迷，人神共棄，在朝議者，以其地在遐荒，咸欲置之度外。唯陛下運獨見之明，授決勝之略，君集等奉行聖算，遂得指期平殄。若論事實，並是陛下之功，君集等有道路之勞，未足稱其勳力。而陛下天德弗宰，乃推功於將帥。露布初至，便降大恩，從征之人，皆沾滌蕩。及其凱旋，特蒙曲宴，又對萬國，加之重賞。內外文武，咸欣陛下賞不逾時。而不經旬日，並付大理，雖乃君集等自掛網羅，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，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，似遺其功。臣以下才，謬參近職，既有所見，不敢默然。臣聞古之人君，出師命將，克敵則獲重賞，不克則受嚴刑。是以賞其有功也，雖貪殘淫縱，必蒙青紫之寵；當其有罪也，雖勤躬潔己，不免鈇鉞之誅。故《周書》曰：「記人之功，忘人之過，宜為君者也。」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，糜億萬之費，經四年之勞，唯獲駿馬三十匹。雖斬宛王之首，而貪不愛卒，罪惡甚多。武帝為萬里征伐，不錄其過，遂封廣利海西侯，食邑八千戶。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，雖斬郅支單于，而湯素貪盜，所收康居財物，事多不法，為司隸所繫。湯乃上疏曰：「與吏士共誅郅支，幸得擒滅。今司隸乃收系案驗，是為郅支報仇

也。」元帝赦其罪，封湯關內侯，賜黃金百斤。又晉龍驤將軍王浚有平吳之功，而王渾等論浚違詔，不受節度，軍人得孫皓寶物，並燒皓宮及船。浚上表曰：「今年平吳，誠為大慶，於臣之身，更為咎累。」武帝赦而不推，拜輔國大將軍，封襄陽侯，賜絹萬匹。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，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，文帝亦不問罪，雖不進爵，拜擒虎上柱國，賜物八千段。由斯觀之，將帥之臣，廉慎者寡，貪求者眾，是以黃石公《軍勢》曰：「使智，使勇，使貪，使愚。故智者樂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貪者邀趨其利，愚者不計其死。」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，棄人之短，良為此也。臣又聞，夫天地之道，以覆載為先；帝王之德，以含弘為美。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，猶能宥廣利等，況陛下天縱神武，振宏圖以定六合，豈獨正茲刑網，不行古人之事哉！伏惟聖懷，當自已有斟酌。臣今所以陳聞，非敢私君集等，庶以螢爝末光，增暉日月。倘陛下降雨露之澤，收雷電之威，錄其微勞，忘其大過，使君集重升朝列，復預驅馳，雖非清貞之臣，猶是貪愚之將。斯則陛下聖德，雖屈法而德彌顯；君集等愆過，雖蒙宥而過更彰。足使立功之士，因茲而皆勸；負罪之將，由斯而改節矣。

疏奏，乃釋。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，而以貪冒被囚，志殊怏怏。十七年，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，君集激怒亮曰：「何為見排？」亮曰：「是公見排，更欲誰冤！」君集曰：「我平一國，還觸天子大嗔，何能抑排！」因攘袂曰：「鬱鬱不可活，公能反乎？當與公反耳。」亮密以聞，太宗謂亮曰：「卿與君集俱是功臣，君集獨以語卿，無人聞見，若以屬吏，君集必言無此。兩人相證，事未可知。」遂寢其事，待君集如初。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。時庶人承乾在東宮，恐有廢立，又知君集怨望，遂與通謀。君集子婿賀蘭楚石時為東宮千牛，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，問以自安之術。君集以承乾劣弱，意欲乘釁以圖之，遂贊承乾陰圖不軌，嘗舉手謂承乾曰：「此好手，當為用之。」君集或慮謀洩，心不自安，每中夜蹶然而起，嘆咤久之。其妻怪而謂之曰：「公，國之大臣，何為乃爾？必當有故。若有不善之事，孤負國家，宜自歸罪，首領可全。」君集不能用。及承乾事發，君集被收，楚石又詣闕告其事。太宗親臨問曰：「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，故自鞫驗耳。」君集辭窮。太宗謂百僚曰：「往者家國未安，君集實展其力，不忍置之於法。我將乞其性命，公卿其許我乎？」群臣爭進曰：「君集之罪，天地所不容，請誅之以明大法。」太宗謂君集曰：「與公長訣矣，而今而後，但見公遺像耳！」因歔欷下泣。遂斬於四達之衢，籍沒其家。君集臨刑，容色不改，謂監刑將軍曰：「君集豈反者乎，蹉跌至此！然嘗為將，破滅二國，頗有微功。為言於陛下，乞令一子以守祭祀。」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，徙於嶺南。

張亮

張亮，鄭州滎陽人也。素寒賤，以農為業。倜儻有大節，外惇厚而內懷詭詐，人莫之知。大業末，李密略地滎、汴，亮杖策從之，未被任用。屬軍中有謀反者，亮告之，密以為至誠，署驃騎將軍，隸於徐勣。及勣以黎陽歸國，亮頗贊成其事，乃授鄭州刺史。會王世充陷鄭州，亮不得之官，孤軍無援，遂亡命於共城山澤。後房玄齡、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，薦之於太宗，引為秦府車騎將軍。漸蒙顧遇，委以心膂。會建成、元吉將起難，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，一朝有變，將出保之。遣亮之洛陽，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，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，多出金帛，恣其所用。元吉告亮欲圖不軌，坐是屬吏，亮卒無所言。事釋，遣還洛陽。及建成死，授懷州總管，封長平郡公。貞觀五年，歷遷御史大夫，轉光祿卿，進封�small國公，賜實封五百戶。後歷幽、夏、鄜三州都督。七年，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，進亮金紫光祿大夫，行相州大都督長史。十一年，改封鄖國公。亮所蒞之職，潛遣左右伺察善惡，發扌適奸隱，動若有神，抑豪強而恤貧弱，故所在見稱。初，亮之在州也，棄其本妻，更娶李氏。李素有淫行，驕妒特甚，亮寵憚之。後至相州，有鄴縣小兒，以賣筆為業，善歌舞，李見而悅之，遂與私通。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，收為亮子，名曰慎幾。亮前婦子慎微，每以養慎幾致諫，亮不從。李尤好左道，所至巫覡盈門，又干預政事，由是亮之聲稱漸損。十四年，又為工部尚書。明年，遷太子詹事，出為洛州都督。及侯君集誅，以亮先奏其將反，優詔褒美，遷刑部尚書，參預朝政。太宗將伐高麗，亮頻諫不納，因自請行。以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，管率舟師。自東萊渡海，襲沙卑城，破之，俘男女數千口。進兵頓於建安城下，營壘未固，士卒多樵牧。賊眾奄至，軍中惶駭。亮素怯懦，無計策，但踞胡床，直視而無所言，將士見之，翻以亮為有膽氣。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眾擊賊，破之。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。有方術人程公穎者，亮親信之。初，在相州，陰召公穎謂曰：「相州形勝之地，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，公以為何如？」公穎知其有異志，因言亮臥似龍形，必當大貴。又有公孫常者，頗擅文辭，自言有黃白之術，尤與亮善。亮謂曰：「吾嘗聞圖讖『有弓長之君當別都』，雖有此言，實不願聞之。」常又言亮名應圖錄，亮大悅。二十年，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，並言亮有義兒五百人。太宗遣法官按之，公穎及常證其罪，亮曰：「此二人畏死見誣耳。」又自陳佐命之舊，冀有寬貸。太宗謂侍臣曰：「亮有義兒五百，畜養此輩，將何為也？正欲反耳。」命百僚議其獄，多言亮當誅，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，明其無罪。太宗既盛怒，竟斬於市，籍沒其家。歲餘，刑部侍郎有闕，令執政者妙擇其人，累奏皆不可。太宗曰：「朕得其人也。往者李道裕議張亮雲『反形未具』，此言當矣。雖不即從，至今追悔。」遂授道裕刑部侍郎。

薛萬徹

薛萬徹，雍州咸陽人，自燉煌徙焉。隋左御衛大將軍世雄子也。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。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，俱以武略為羅藝所親待。尋與藝歸附高祖，授萬均上柱國、永安郡公，萬徹車騎將軍、武安縣公。會竇建德率眾十萬來寇范陽，藝逆拒之。萬均謂藝曰：「眾寡不敵，今若出門，百戰百敗，當以計取之。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，觀賊之勢，必渡水交兵。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，待其半渡擊之，破賊必矣。」藝從其言。建德果引軍渡水，萬均邀擊，大破之。明年，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，賊已攀堞，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，直掩賊背擊之，賊遂潰走。及太宗平劉黑闥，引萬均為右二護軍，恩顧甚至。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。建成被誅，萬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，鼓噪欲入秦府，將士大懼。及梟建成首示之，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。太宗累遣使諭意，萬徹釋仗而來。太宗以其忠於所事，不之罪也。

萬均，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。柴紹之擊梁師都，以萬徹為副。未至朔方數十里，突厥四面而至，官軍稍卻。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，斬其驍將，虜陣亂，因而乘之，殺傷被野。鼓行而進，遂圍師都。俄而師都見殺，城降，突厥不敢來援。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，以功授統軍，進爵郡公。初，靖將擊吐谷渾，請萬徹同行。及至賊境，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。萬徹單騎馳擊之，虜無敢當者。還謂諸將曰：「賊易與耳！」躍馬復進，諸將隨之，斬數千級，人馬流血，勇冠三軍。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，獲其雜畜二十萬計，追至河源。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，累封潞國公而卒。

萬徹尋丁母憂解職，俄起為右衛將軍，出為蒲州刺史。會薛延陀率回紇、同羅之眾渡磧，南擊李思摩，萬徹副李勣援之。與虜相遇，率數百騎為先鋒，擊其陣後，騎皆散，賊顧見，遂大潰。追奔數十里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獲馬萬五千匹。以功別封一子為縣侯。十八年，授左衛將軍，尚丹陽公主，拜附馬都尉。尋遷右衛大將軍，轉杭州刺史，遷代州都督，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。太宗從容謂從臣曰：「當今名將，唯李勣、道宗、萬徹三人而已。李勣、道宗不能大勝，亦不大敗；萬徹非大勝，即大敗。」太宗嘗召司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，各賜以貘皮，萬徹預焉。太宗意在賜萬徹，而誤呼萬均，因愴然曰：「萬均朕之勳舊，不幸早亡，不覺呼名，豈其魂靈慾朕之賜也。」因令取貘皮，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，侍坐者無不感嘆。二十二年，萬徹又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，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，入鴨綠水百餘里，至泊灼城，高麗震懼，多棄城而遁。泊灼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，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為支軍繼進，萬徹及諸軍乘之，賊大潰。追奔百餘里，於陣斬所夫孫，進兵圍泊灼城。其城因山設險，阻鴨

綠水以為固，攻之未拔。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、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，分置兩陣。萬徹分軍以當之，鋒刃才接而賊大潰。萬徹在軍，仗氣凌物，人或奏之。及謁見，太宗謂曰：「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，朕錄功棄過，不罪卿也。」因取書焚之。尋為副將、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，於是廷驗之，萬徹辭屈。英國公李勣進曰：「萬徹職乃將軍，親惟主婿，發言怨望，罪不容誅。」因除名徙邊，會赦得還。永徽二年，授寧州刺史。入朝與房遺愛款暱，因謂遺愛曰：「今雖患腳，坐置京師，諸輩猶不敢動。」遺愛謂萬徹曰：「公若國家有變，我當與公立荊王元景為主。」及謀洩，吏逮之，萬徹不之伏，遺愛證之，遂伏誅。臨刑大言曰：「薛萬徹大健兒，留為國家效死力固好，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！」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。執刃者斬之不殊，萬徹叱之曰：「何不加力！」三斫乃絕。

萬徹長兄萬淑，亦有戰功。貞觀初，至營州都督，檢校東夷校尉，封梁郡公。季弟萬備，有孝行，母終，廬於墓側。太宗降璽書弔慰，仍旌表其門。後官至左衛將軍。並先萬徹卒。

初，武德、貞觀之際，有盛彥師、盧祖尚、劉世讓、劉蘭、李君羨等，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。

盛彥師

盛彥師者，宋州虞城人。大業中，為澄城長。義師至汾陰，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行軍總管，從平京城。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。及李密之叛，將出山南，史萬寶懼密威名，不敢拒，謂彥師曰：「李密，驍賊也，又輔以王伯當，決策而叛，其下兵士思欲東歸，若非計出萬全，則不為也。兵在死地，殆不可當。」彥師笑曰：「請以數千之眾邀之，必梟其首。」萬寶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對曰：「軍法尚詐，不可為公說之。」便領眾逾熊耳山南，傍道而止，令弓弩者夾路乘高，刀楯者伏於溪谷。令曰：「待賊半渡，一時齊發，弓弩據高縱射，刀楯即亂出薄之。」或問之曰：「聞李密欲向洛州，而公入山，何也？」彥師曰：「密聲言往洛，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，必當出人不意。若賊入谷口，我自後追之，山路險隘，無所展力，一夫殿後，必不能制。今吾先得入谷，擒之必矣。」李密既度陝州，以為余不足慮，遂擁眾徐行，果逾山南渡。彥師擊之，密眾首尾斷絕，不得相救，遂斬李密，追擒伯當。以功封葛國公，拜武衛將軍，仍鎮熊州。太宗討王世充，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，絕其山南之路。賊平，除宋州總管。初，彥師之入關也，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為宋州刺史，處其家不以禮，及此，彥師因事

殺之。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。州中震駭，重足而立。會徐圓朗反，彥師為安撫大使，因戰，遂沒於賊。圓朗禮厚之，令彥師作書報其弟，令舉城降己。彥師為書曰：「吾奉使無狀，被賊所擒，為臣不忠，誓之以死。汝宜善侍老母，勿以吾為念。」圓朗初色動，而彥師自若，圓朗乃笑曰：「盛將軍乃有壯節，不可殺也。」待之如舊。賊平，彥師竟以罪賜死。

盧祖尚

盧祖尚者，字季良，光州樂安人也。父禧，隋虎賁郎將。累葉豪富，傾財散施，甚得人心。大業末，召募壯士逐捕群盜。時年甚少，而武力過人，又御眾嚴整，所向有功。群盜畏憚，不敢入境。及宇文化及作亂，州人請祖尚為刺史。祖尚時年十九，升壇歃血，以誓其眾，泣涕歔欷，悲不自勝，眾皆感激。王世充立越王侗，祖尚遣使從之，侗授祖尚光州總管。及世充自立，遂舉州歸款，高祖嘉之，賜璽書勞勉，拜光州刺史，封弋陽郡公。武德六年，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，為前軍總管，攻其宣、歙州，克之。進擊賊帥馮惠亮、陳正通，並破之。賊平，以功授蔣州刺史。又歷壽州都督、瀛州刺史，並有能名。貞觀初，交州都督、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，太宗思求良牧，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，廉平正直。征至京師，臨朝謂之曰：「交州大藩，去京甚遠，須賢牧撫之。前後都督皆不稱職，卿有安邊之略，為我鎮邊，勿以道遠為辭也。」祖尚拜謝而出，既而悔之，以舊疾為辭。太宗遣杜如晦諭旨，祖尚固辭。又遣其妻兄周范往諭之曰：「匹夫相許，猶須存信。卿面許朕，豈得後方悔之？宜可早行，三年必自相召，卿勿推拒，朕不食言。」對曰：「嶺南瘴癘，皆日飲酒，臣不便酒，去無還理。」太宗大怒曰：「我使人不從，何以為天下命！」斬之於朝，時年三十餘。尋悔之，使復其官廕。

劉世讓

劉世讓，字元欽，雍州醴泉人也。仕隋征仕郎。高祖入長安，世讓以滻川歸國，拜通議大夫。時唐弼餘黨寇扶風，世讓自請安輯，許之，俄得數千人。復為安定道行軍總管，率兵以拒薛舉，戰敗，世讓及弟寶俱為舉軍所獲。舉將至城下，令紿說城中曰：「大軍五道已趣長安，宜開門早降。」世讓偽許之，因告城中曰：「賊兵多少，極於此矣。宜善自固，以圖安全。」舉重其執節，竟不之害。太宗時屯兵高墌，世讓潛遣寶逃歸，言賊中虛實；高祖嘉之，賜其家帛千匹。及賊平，得歸，授彭州刺史。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，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，諸軍敗績，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。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，逃還以告高祖。時高祖方濟河，將幸懷恩之營，聞難驚曰：「劉世讓之至，

豈非天命哉！」因勞之曰：「卿往陷薛舉，遣弟潛效款誠，今復冒危告難，是皆憂國忘身也。」尋封弘農郡公，賜莊一區、錢百萬。累轉并州總管，統兵屯於雁門。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、苑君璋合眾，攻之甚急。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，可汗令元璹來說之，世讓厲聲曰：「大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！」經日餘，虜乃退。及元璹還，述世讓忠貞勇干，高祖下制褒美之，錫以良馬。未幾，召拜廣州總管。將之任，高祖問以備邊之策，世讓答曰：「突厥南寇，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。如臣所計，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，多儲金帛，有來降者厚賞賜之，數出奇兵略其城下，芟踐禾稼，敗其生業。不出歲餘，彼當無食，馬邑不足圖也。」高祖無可任者，乃使馳驛往經略之。突厥懼其威名，乃縱反間，言世讓與可汗通謀，將為亂。高祖不之察，遂誅世讓，籍沒其家。貞觀初，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，始原其妻子。

劉蘭

劉蘭，字文郁，青州北海人也。仕隋鄱陽郡書佐。頗涉經史，善言成敗。然性多凶狡，見隋末將亂，交通不逞。於時北海完富，蘭利其子女玉帛，與群盜相應，破其本鄉城邑。武德中，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，蘭率宗黨往歸之。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。貞觀初，梁師都尚據朔方，蘭上言攻取之計。太宗善之，命為夏州都督府司馬。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，蘭偃旗臥鼓，不與之爭鋒，賊徒宵遁，蘭追擊破之，遂進軍夏州。及師都平，以功遷豐州刺史，征為右領軍將軍。十一年，幸洛陽，以蜀王愔為夏州都督。愔不之藩，以蘭為長史，總其府事。時突厥攜離，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。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，頡利果疑摸末，摸末懼，而頡利又遣兵追之，蘭率眾逆擊，敗之。太宗以為能，超拜豐州刺史，再轉夏州都督，封平原郡公。貞觀末，以謀反腰斬。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，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：「典刑自有常科，何至於此！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，則劉蘭之心為太子諸王所食，豈至卿邪？」行恭無以答。

李君羨

李君羨者，洺州武安人也。初為王世充驃騎，惡世充之為人，乃與其黨叛而來歸，太宗引為左右。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，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，前後賜以宮女、馬牛、黃金、雜彩，不可勝數。太宗即位，累遷華州刺史，封武連郡公。貞觀初，太白頻晝見，太史佔曰：「女三昌。」又有謠言：「當有女武王者。」太宗惡之。時君羨為左武衛將軍，在玄武門。太宗因武官內宴，作酒令，各言小名。君羨自稱小名「五娘子」，太宗愕然，

因大笑曰：「何物女子，如此勇猛！」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「武」字，深惡之。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，將為不軌，遂下詔誅之。天授二年，其家屬詣闕稱冤，則天乃追復其官爵，以禮改葬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侯君集摧凶克敵，效用居多；恃寵矜功，粗率無檢，棄前功而罹後患，貪愚之將明矣。張亮聽公穎之妖言，恃弓長之邪讖，義兒斯畜，惡跡遂彰，雖道裕雲反狀未形，而詭詐之性，於斯驗矣。萬徹籌深行陣，勇冠戎夷，不能保其首領，以至誅戮。夫二三子，非慎始而保終也。

贊曰：君子立功，守以謙沖。小人得位，足為身害。侯、張凶險，望窺聖代。雄若韓、彭，難逃菹醢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